

峨眉山志

我科山志卷之十

藝文

譯我籟自序

井研胡世安

太學士

歲閏己未甲子巳卯我遊者三所雜著彙成帙題曰
譯我籟蓋一家言也每思自有此山有前余游者有
後余游者其有目擊不過陰晴之變態祠宇之廢興
而斯山真面目不隨蓬海三淺高明廣大伯仲崑崙
所從來矣人具手眼領略各殊卽余三游且不能比
而強同固知山靈富蘊資取日新茲秋季入夢者更
趨宿賞陳子實菴津津臥游至欲竭力筆墨不令山

有通美且屬余述所已徑此何異逸少馳想余不憚
覩縷顯概先之以范紀竊附於逸少今咎之感又博
採茲山藝文及余舊近藁未入前錄者復彙是帙集
衆解以貌我以庶幾一得以無負陳子津津臥游之
志憶癸酉春陳明卿先輩過余叩袞眷之勝爲述
移時促膝竟聽不覺撫掌大叫曰奇哉真寓內大觀
君贈我以我眷我當酬君以雁宕亦述移時臨別仍
訂各驅副墨子卿以助臥游竟未果今遂能副實菴
之命筆墨因緣秘闥有候亦斯山之有以神詔與題
曰譯我簞續集續之盛竊不敢薄待後來更無一得

者

譯我籟序

松陵金之俊

太傅大學士

余少時讀元容州九嶷山圖記云當令以九嶷爲南嶽以崑崙爲西嶽衡華之輩聽逸者占爲山林邨居表作苑囿耳私心嘗竊快此論九嶷何幸而得次山開此生面欲躋之五嶽之尊也今讀菊潭胡先生譯我籟集益令人擊節稱快爲三我開生面者其茲集于先生曾三遊我山視王逸少欲遊此而終身不果者其緣何如三遊歲次爲己未甲子己卯昨丁亥秋又復作夢遊凡三十年間足之所履目之所遇與夫

夢之所接竝三遊而四矣豈猶未足以窮我之勝傳
我之神哉而先生未也有前余遊者所得較先其才
華性靈之所裝綴而洗發各爲賈奇售異余何敢信
足信目竝信我夢寐而不求諸古人也於是按釋唐
宋而下諸人之詩之紀偕先生前後所作彙成一集
且繪之以圖而命名曰籟是茲集也不獨譜其所可
聞所可見也而聞之寥寥乎而欲聞之不見調調
刁刁矣而見之寥寥乎而欲見之不見也而猶恐觀者得於疑似恍惚
未必如身在真境也雲之表又從而爲之譯使夫疑
似者逼真恍惚者有據我山生面至此始盡開矣噫

三義之於先生九嶷之於元公名山也文人也相得益彰千古一轍也是爲譯義籟序

譯義籟序

芝山陳名夏

大學士

予讀班氏紀廣漢郡南賈滇楚北近邛笮漢初文翁倡教時則有司馬相如嚴遵楊雄之徒以文章顯天下彬彬比於齊魯都會矣心竊嚮往之然未能至焉又聞義耆爲宗取遠陵觚峻削矗起天外雲雨之所蔽虧神仙之所窟宅金允瑤草旄牛碧鷄可以誇世所未有是以予尤願徒步而前一觀義耆之勝或遇相如嚴遵楊雄之徒以觀其言語文章然竟未能至

徒想望見之以爲神山云胡菊潭先生居長安先後
遊峩峩者三遂彙唐宋諸公詠什洎石湖范公紀凡
有鏤刻情狀於峩者皆得書而先生所爲詩各載日
月皆備而書之又爲分畫里道部署名勝有吸者獬
者突者峯者虎豹蹲而伏者蛇虺噉而飲者曰是山
之鑽雲綴日也有童童者有謾謾者有龍門百尺豫
章千尋者曰是山之真材壽木也有翼然堂紀者有
藹然衡茅者有憑虛而凌倒景鑿坏而流仙鼎者曰
是山之樊桐懸圃也有齋居而紺髮青瞳者有乘鹿
而飛彈遊遊者有巖居谷飲而壽至數百歲不舛者

曰是山之神明隕鬱也計投跋以萬繚屋以黻炫奇以惆恍褰城之野孤標以日月避行之上秦人攻戰而後屬郡邑漢人文諭而後爲天府凡盜竊名字皆不能久據此山之勝胡先生一旦使是山情狀盡出於文章俾不及相如嚴遵楊雄者皆不得而爭先生之所有噫亦奇矣先生不予鄙輒以詠我紀我者示予流覽使予不出戶庭而獲比於放遊名山大川之人然竊歎予嚮逞不能至者遇先生勉也先生有相如嚴遵楊雄之文章能使予不能至者如見其人如見其地讀先生書其又爲今日之班氏乎先生聞予

言而歎曰子非蜀人也而能語蜀山也曷書以序譯
游予何能辭哉予何能辭哉

譯我籟序

海寧陳之遴

大學士

西蜀諸山蜀我肴爲奇然天不生諸通都大邑而孤
峙於絕徼蠻髯之間七十二君燔柴瘞壁所不及雖
歷代好遊者多不得登登矣卒不可得而窮其文章
紀譏不足以發之猶不登也或曰是有待焉菊潭胡
先生登是山者三必窮其奇造其極罔敢率略以爲
山靈羞迨蜀亂滯燕猶發諸夢寐攜其友宵陟焉旣
而摺撫舊聞及身所登降搜討葺爲一書若形勝若

道聖若賦詠以及星躔之所次典籍之所載必謹而
志之至於隱逸之已事神仙佛道之陳跡下而鳥獸
草木之殊怪而莫能名者無不書顧陳子讀而感之
古者聖人之德明於上山川之靈應於下其詩曰懷
柔百神及河喬嶽當此之時山之高且大如岱華嵩
恆霍者莫不虔共乃職上以宣帝力下以又吾兆民
罔有數異端以震天下者及聖道旣熄海內巨鎮奧
區往往爲倖倖瞿曇者流據而有之以章其立虛神
異之教如錢君少傳人多傳二氏若是者果天之所
樂歟抑有虞氏之世有蒼舒隤斂之屬不可無化人

無擇成湯氏之世有仲虺萊朱之屬不可無霧光則
挺荒遐藪詭異如犛者天之逸山也亦未爲失其
職歟余觀季氏名山大川或僅奉玆主陳玄牡望祭
於燕趙之鄙況荒遐詭異之犛者或以九泥塞蠶叢
之路將終古隔絕而不復可登然則聖人之德又何
可一日而不及於山川也哉管有司馬相如作爲賦
頌及封禪書夸大漢業其後楊子雲氏所著述尤粹
然德言惜無道犛者今千有餘年菊潭先生以蜀
產起而志之其文邁而指遠後之君子因是以求乎
聖人之德所以格百神及河嶽者以彌乃聖辟而薦

諸昊天裁其能終逸遐詭異而不與通都大邑諸嶽
協其乃職否也若夫登與勿登奚有哉

繹我巖序

孟津王鐸

禮部尚書

我睂山者造物主持之予夢中一尤物也往日見其
圖自謂得一登頓焉以爲幸以發其磊塊窘窘沈鬱
之氣勉年寇淺蠶午中間阻絕又以不得登覽爲憾
今觀菊潭公紀載之文批根像末按絡百匿有竹蒿
無禁材若俎豆之別凡席也異哉我之據西南也爲
中國分界黏天無壁盤古之雪處羲之洞造物者固
私之守以奇佛怪彪龍馬不肖爲人耳目近玩是故

沉溺富貴者自穆其色往往憎徭隄之羣不欲與泉
壑鄰也人踪寂寥卽宦遊於蜀亦鮮至焉菊潭好奇
山數登躋斯集遂剔險拾衆勝有基各得其嗣從奚
囊中攜一參天兩地之義蒼而柳子黃溪鉅鉅咸爲
臣妾往驗道光近食刺新豈非斯山平生一大幸歟
蓋造物之靈奇峭者抱蜀付終動於昌原秘而不以
近人故沉溺富貴意營志效不暇脩道坦氣凝神於
寂寞之嶼又安知黃溪鉅鉅敢與義蒼爭奇勝與否
顧富貴之情於耳目之近無不一一求當意山心幽
趣大致無稽黍黍視爲芻狗沉徭徭龍馬氣乎

與山等噬肯賈躋勝而一登躋焉縱登躋無文以
大茲山小言辱理義數不章與不遊者何以異乎噫
嘻我者不屑爲人耳目玩而人復不知我者爲天地
一尤物涇涇以合四柱怱怱三百軸不讓尊於十嶽
如此則山亦有磊塊窘窮沈鬱之氣願領自傷豈獨
人之得登不得登有幸不幸以盤古處義來參天兩
地之物疆槩自負其巖辟不屈體詭隨蔥嶺雪山遶
藏其所以西羌髡盧相嬲處而物屬之不信乎我者
亦有幸不幸哉異矣菊潭董孤乎斯山也豈是山有
靈公之孤峭幽情兆形於心天人各操半焉剔乎遂

拾乎險解紛洪鈞一洗夫霾噎惓惓於古今以發造化之藏大昏開夜若王父有仍使人几席間一披囊不必樊神山祭無不自得於聖水佛炁煙雲縹緲之外意菊潭之府囊珖化凝神寂寞者自有在耶何其文所載各得所嗣無苑結困滯曜靈乃爾足以再闢一義簪以爭奇於十嶽也披覽之餘豁達予心頓解其性情磊砢窮愁沈鬱之氣未見而親不往乃來將來登頓之得不得又何論歟然則造物私之菊潭公之柳子之文有以與之爭奇嗟夫柳能獨擅其勝乎

遊峩集序

余承勛

翰林
脩撰

蜀名山岷峨岷嶓則禹貢有之我連蔡蒙乘載所
不及故無主名自夫有圖志也我翁與青城鶴鳴諸
山始昭載籍而秩次之固五嶽之遺也然靈峻險僻
遊歌寡響作賦如楊雄太沖景純諸公但稱之曰絕
限曰重阻曰爲泉陽之揭寥寥此數語焉爾其他則
多望吟寄咏實未之窮探周覽盡我之中所有而取
之故知我者鮮矣乃憲察春山富公所著遊我圖記
與夫詩若干首授余讀之蓋守古渝時作也余三復
歎曰古者因地括象故坐覽要害隄定策畫者尚夫
圖山川異制故續名物述理蘊以翼乎方志之落次

者尚夫記辨水土齊聲音各因其性參夫化理而流通之風俗所由至尚夫詩是故春山茲遊盡取夫義所有而圖志聲歌之三尚之美備矣自後權憲察按沉黎備豫陳紀遠人懷綏乃慨夫邛嶲險阻犯瘴霧而走集者疲且病久矣乃審雜候程險彝議遠邇自越嚮求鹵南彝別蹊關而治之分族剋戍捷孔道數百里以達於義省之麓其民歌頌之蓋先圖定畫化理旁行採風於衢路者皆於是乎得之謂非籌邊之助邪以是引義集、

又

余承勛

不列於五嶽故掌域典祀弗及也然尊區冥奧
限跡重阻自非懷新覽異屏喧濟勝者亦鮮及之聞
侍御丘練塘時巡於蜀所至攬述推表其山川乃鹵
駟三峩近在蒼隄慨往輶之絕軌勝蹟之易淹也乃
曰廣川大谷異制民生其間異俗遊歷而弗諮其周
奚取於觀風乎遂命驅車三峩之麓登閣討邃絕其
巔以發皇覽山河布象華彝陳紀出遐入幽煙雲盪
目卽其中泉石詭絕仙靈所居琳瑯金礎之制布滿
巖谷練塘子乃曰匡廬桀嶂明遠宣歌天台神秀興
公作賦三峩之勝不減於廬與台多矣來遊其可以

無迷遂古棕腸詠發四聲英儔競調翩翩累帙固將
以搜三我之秀異收百代之菁英是故采獲土風教
傳後禩行將宣其艱難括其險阻以爲之圖奏於天
子若曰是可以綴禹貢周官之緒風人之體在是矣

繹義籟序

魏郡陳具慶

菊潭胡先生蜀井研人也距義眷百里而遙自諸生
洎直史館凡躡屐而遊者三諸所爲詩若文彙而成
帙題曰繹義籟藏之笥中久矣丁亥龜初別且十年
許精神所注輒作夢遊顧同行則太史陳實庵覺而
異之因用陶韻集唐句以示實庵實庵讀之大快隨

走筆作五言八首並付之梓且祝之曰余於義山夢
所不及到而結想時不啻到之子爲我標其境指其
事明悉相餉當再肆力詩篇以盡大義之勝先生於
是發其舊集廣以新收今古藝文按採略備所爲道
里紀逶迤曲折綴緝多方由趾以躋其巔由跬步以
達之百數十里高卑遠邇不紊其程分合險夷各殊
其狀如珠聯玉貫璀璨駭人如狐腋雉頭渾成無跡
又如長康寫照細及頰上二毛將畫師粉本一切都
從廢擲令寓內好遊者人攜一冊卽高枕羲皇而閉
門合轍義山全局髣髴已在臂臆間又何必三月聚

糧謬自誇躋勝之具也夫世之爲遊記者多矣或數十百言至千數言而止彼其身之所經行目之所覩記尚自不無遺置以視此洋洋大觀不幾小巫神盡哉乃先生之言曰遊記之傳大都以文章耳余姑以紀道里文之工不工何足計余曰不然韓昌黎作畫記是有意於文章否而文章之妙固已度越百代矣歐陽永叔曰無不能爲文公畫記文公亦不能爲吾醉翁亭記今試使先生記醉翁亭余亦未敢預擬要使昌黎記峩山道理恐必不能逾此請以質之峩山之靈且將曰彼夫已氣奪華嶽矣峩山之記宜孤行

此集可也

釋義類序

楚西胡統虞

翰林學士

世有喜登眺者矣而不必其足之所到遂能夢遇之而成形口述之而成文也世亦有圖繪山水者矣而不必其手之所到遂能搜巨壑之異迹窮禹封之濶窳也世亦有題詠高千古者矣而亦不必其興之所到遂能使人誦其詩如登孤峯之巔讀其文如遇神工鬼斧之幻也詩之妙者無過於詩中有画画之佳者亦莫過於画中有詩然以之寫一丘一壑則然至於吮毫而紀千峯萬壑之幽匠心而志摩漢干霄之

槩使遠如對西域之雪峯高之若對晉賢之光相珍禽異獸補山海之所遺瀑布飛泉續水經之未備披紀而見唐宋以來文人之笥次歌詩而悉此山目內過客之風流則未有如我秀巖夫子之續繹義籟也夫子三上義簷已與三義之靈寃夢相接故山靈亦入夢而告之夫子又安得不夢回而釋之也夫子曰斯山真面目不隨蓬萊海三淺夫子可謂善相此山矣蘇子瞻曰不識廬山真面目祇因身在此山中吾夫子三置身於三義之中以窮神工鬼斧之幻一置身於三義之外以傳巨靈神禹之奇可謂親見義山

真面目矣。咎人謂至人無夢。統謂夢朝市夢軒冕。此夢不可有。若使夢山林夢丘壑。此夢亦不妨有。與其身在朝市軒冕中作邯鄲道上之想。何如一枕曲肱作山林丘壑之想也哉。是又吾夫子言外之旨也。故爲序。

彙集義著凌雲二山詩文序

范醇敬

禮部侍郎

嘉州佳山水而三義九頂其最勝也。凡騷人墨客產於是。宦於是。流寓行經於是者。俱有詩文以紀勝。雖體裁各殊而壯觀則一。第此地苦少堅珉。易就剝落。卽十數年而近者已半不可讀。而況遠者。幸有郡乘

又不可盡載往往散見於殘碑斷碣及副在衲僧故
老者耳從茲不集將益湮廢識者惜之惠徽山靈得
袁侯仔肩以仙才學海屈守是邦是邦固川南都會
水陸交衝簿書迎送應接不暇侯獨閒整敏練游刃
有餘棠陰暇日雅意冥搜凡得詩文若干首彙集成
帙屬醇較訂醇卽寡昧所不敢辭秉朱墨以從事缺
者補之譌者正之暨脫落甚而不可考者詞與景了
不涉者穢者蕪者穉而俗者皆刪之然刪者才十之
一爾兼收並蓄體侯度也刺成聊附一言用辨歲月
且一標嘉陽千載之勝事見吾侯兩優之一班云爾

峩峩凌雲二山志序

袁子讓

峩峩爲南北戒宗實普賢示現之地往者披閱幽
惟不得假一杖學長房置身大光明藏中一收其
勝泊讀坡仙詩不願侯萬戶而漢嘉守日日歌
酒凌雲遊乃知峩山之陽又有勝於峩之奇如凌雲
者壬寅受事嘉州得遂所素癖寄栖三峩九頂間吏
綬縈紆俗心轆轤雖不得數數然入摩詰之圖而折
康樂之屐然仁山智水未嘗不神挹其趣也公餘有
日曾登峩而俯雲或畱雲而揖峩峩之勝如登忉利
萬象排空雲之勝如入金谷諸華爭麗登峩望峩乾

坤一目雲物百出於天下無不有入雲玩雲芙蓉九
削錦練三文於天下爲希有一擅至大一窮絕奇其
賦形供眺各樹一峰其爲域中之佳山水則一也得
天下於蜀得蜀於嘉得嘉於我峯凌雲登峯睂凌雲
乃知天下有如此流峙也噫夸父之技巨靈之工一
至是耶二山據天下之勝二山乃貴嘉州竝得二山
嘉州乃愈貴余以一微吏日嘯咏三貴之間真無羨
萬戶侯哉顧楯櫓所及余能躬遊之而旌旂所不至
余不忍使天下人不得神遊之乃鋪陳兩山之勝而
集古今之遊咏彙爲一編以剗剗傳之使躬遊者

得以按圖冥按而神遊者亦得開編覽勝二山之奇
妙余不但專有之且與天下人共有之矣是編也就
正於宮詹范先生之門寔藉其筆削焉蓋將藉手傳
不朽而竝已爲三貴也嘗萬曆乙巳人口

送朱方菴之任義倉序

嘉興李良年

山川之與譌詠相遭非偶然也晉人稱蜀山之奇甲
天下而義倉又爲蜀山之最然唐宋以來詩人之久
於蜀者莫如子美蜀人之能詩者莫如子瞻而兩公
皆不得登義倉蓋子美身經天寶之亂流離憔悴雖
其在蜀最人所歷十數地然皆在蜀東北而未嘗一

至尚南子瞻固蜀人自登仕以後僅以明允武陽君
艱一再返鄉里自此不復至蜀矣然則兩公之不得
登巖巒抑若有數焉而此山之奇秀無由紀載於篇
什以此知山川詞詠之相遭若此其不易也朱進士
方菴以司李改官得蜀之巖巒令以去巖巒小而僻
似不足展君之才而君生平讀書懷古一反俗吏之
爲嘗註杜詩於諸家紕繆多所是正又好讀子瞻之
詩今得是邑識者以爲先機焉巖巒二山竝峙而爭
勝岷水經其下俯視平羌蓋綿亘者千有餘里而縣
治實當其麓肩輿朝發而夕可至君之所遭視兩公

爲獨厚矣今宇內和樂旣非若子美之身經變亂而
君以爲政之餘從容登眺亦豈子瞻之長去其鄉國
者所敢望哉然則他日者徘徊二峯之間對積雪之
森寒觀岷江之浩蕩必有發爲謠詠以補兩公所不
逮者而山靈有知其亦可無憾於寥寂矣夫

伏虎寺開學業禪堂緣起

破山海明

蓋聞佛灑無主耍假人弘得人剿興失人卽廢所以
達人不可無是人也非生而知之者吾教建叢林立
規矩意在警發賢才陶鑄後學繼往開來如日月介
乎天下奈何海內叢林悉忘此意予不得不犯天

下愚忌取以古今興廢試一論之上古叢林聚衆
夕激揚使悟本心冀各爲一方眼目輾轉傳化續佛
慧燈以故古時穎脫者不知其數此佛法得人所以
興也邇來叢林雖在古凜盡亡招賢弘教杳絕無聞
自愚愚人輾轉蒙昧致使初學有志者無處棲泊蹉
跎白首不知佛義此佛凜失人所以廢也不思叢林
者何所取義如來無量劫中脩行難得無上菩提
布三藏欲後人講誦參討自見本心古人知此所以
建禪堂以安學者使用力於此代出高人如林內具
諸棟木次日叢林豈如今日驅賢養愚忘本務末以

了叢林之事此非木之叢實卿之叢也況諸師
施爲竄如來爲灋降生爲佛子者不知本末先後謂
之倒置致佛日不斷者誰之咎歟故知達人必出叢
林興廢關乎主者唯主人權柄在手指呼是從蒞是
位不行是道佛祖寧不皺眉耶明自叅學以來經歷
多載見今思古每自傷歎何今古相反若是耶古亦
人也今亦人也古人何增今人何減特因昧本忘恩
不思不行而已矣若海內叢林一一皆能體佛心而
行佛事闢天下咸成佛國何今古之間然況今教禪
律流各執一邊互相矛盾鮮窺大全詎知無上妙道

出於口爲教運於心爲禪軌乎身爲律三法本一人
行今乃分疆自畫去佛邊遠矣明不揣薄劣憂佛道
之不行慮人心之忘古時我着伏虎貫之禪師建一
學業叢林集有志縉流究性相之深詮窮離文之妙
旨破目前之堅礙消歷劫之固執融五教十玆於毛
孔中會六相五宗於揚着處通變自在迥異常情達
磨不向東來釋迦未曾出世以斯先覺復教後覺內
外典籍貴以貫融罷參者休心無事初進者勵志向
前不計歲月以徹爲期圓性達人必發此出心包法
界體合真空卽一切非一切雖度生而無生可度佛

卽我我卽佛雖成佛而無佛可成佛灋之興安有
量故曰佛灋興莫先於得人得人莫先整叢林以教
後學捨此而欲佛灋興者吾莫知也餘是觀之無賢
主則不出達人無達人則不興佛灋反覆推尋主人
爲最此位任大毋自抑小空去高去慢虛心待物視
此身爲天下學人之父母視天下學人皆我一家之
子弟內則爲之聚糧辦衣供油以資歲月朝夕之需
外則爲之請出世名宿以作模範薰之陶之日益日
以方不失爲主人之實嗣耳之快然研煤運楮以助
喜咎以佛灋付囑國王大臣誠有見於末灋之弊

非主持世道者不能弘揚吾教願今舉世宰官達士
世道既平亦空傍興佛灋蓋三寶乃世間福田下得
一種收得一斛世諺云山中無老僧朝中無宰相安
知滿朝文武非咎脩行苦行僧耶惟冀不忘前因各
出手眼共報佛恩使天下叢林俱興佛灋賢者進而
愚者化佛教則煥然一新王道亦不教而誦此二教
兼化竝行而不悖也願與同志共勗之

大義山志序

丈雪通群

崇禎辛未春有友人靈筏澹竹行年俱上下也每談
晉賢願王客吾國中其來久矣詢其往詰大半

是量山楫水之儔竝沒半人扭象王鼻孔與大士佛
法相見徵別臧否於是握衣宿凌雲臺平視三峩俯
窺二水而波心一峯卓山其大如彈名曰烏尤截彼
狂瀾特匪殺水之怒旁有黑魚數尾望人影而來似
有近余聽法之狀嘗憶東坡曰天下山水在蜀蜀之
山水在嘉嘉之山水在凌雲徘徊久之弗忍舍去黎
明渡明月湖宿絲水巖而矮屋跨溪茶蘼馥郁卽孫
知微請僧誦寶塔品處也其磨巖詩句大非燼火語
明日陟綏山睥睨小穴有蝙蝠大如箕子扇木羊輪
與葛由騎之句次過種玉溪抬眸見兩山相對勢若

蛾睂其重巖複澗雙橋鎖千載之洪濤淺谷迷離四
會聚萬年之風脈前者楚狂接輿隱於此魯直太史
易爲歌鳳臺希夷陳公州福壽處望幾樓臺初地燈
傳長巖峭拔跨虎溪而高遮日月弱柳垂絲牽象鼻
以遠接崑崙誠南戒之君山羣岫猶波臣也已來往
者輿不可以足代足不可以手代登其臺則穆穆肅
肅明明斤斤者耶坪崖之東伏羲洞敞有隱士數輩
以青藜作杖卷葉爲冠設秫飯杞菊美如甘露旁有
小洞水石清冷先是女媧氏鍊石之所沉吟久之天
上雞鳴雲中大吠尋聲而去數里一曲直造八十四

盤之左石門斜跨枯椿腹中有老僧安禪制毒龍之
舊榻萃萃含識塗塗知往偶行腳僧數數而來逆而
問曰願王安否其僧懵然下去次登絕頂去天尺五
寺顏光相六憲豁然陶陶焉眼橫鼻直而山色溪聲
代爲說法熾然說無間歇誠海內應真之壘匠也後
竹洋洋曰眼見不如耳聞余且行且語曰且莫艸艸
待吾驗過明晨再詣榻前從西過東從東過西亭亭
然曰我從來疑著者漢彼亦良久遂背法堂著艸鞋
之別峯矣邇者蜀難漸平弗覺四十餘稔樂來日之
有繼傷頽年之莫纂俄金壇蔣太史諱超號綬庵解

組隱於伏虎寺之蘿峯菴禪坐之餘重脩山志於壬子長至日端使齋橐欲弁語焉因獲披覽一言三復文清淦水理破秋毫貧道戒行多闕化術無方宅身荒谷三十年來狎魚鳥以樵歌習禪那而思般若以此挨日分填溝壑不謂耆年運屬休明爰戡峯之秀拔雅出羣巒之表右觀突厥左揖弘農東極嵩少南觀祝融而小千世界在人睂目中矣自盤古劃天地之氣艮於西南下斷橫江上絕岷瓦順流而颺若脫葉之浮水面公靜於中口講手画委曲周悉貧道言淡辭拙理不宣心若是象王鼻孔遼天時普賢卽山

山卽普賢也更於何處覓衆生諸佛正與麼時佛卽我我卽佛涅槃生处亦强名耳作如是觀者大道坦然兩間一舍不如是者去者去兮來者來善男子劫火洞然大千俱壞又向何處玩賞吟請太史公轉一語圓滿此公案亦可作大義峯之都序

大義峯山序

丈雪通醉

參天地之才司萬物之化同功而異位者其惟人道歟山之得名於漢明帝癸亥歲里人蒲公採藥見麋跡似蓮華形捕之極頂日送千里白銀世界喜不自勝歸詢寶掌峯千歲菩薩曰僕離國甚久未諳斯義

時摩騰法蘭二尊者寓洛陽譯經漢鑿教乘必識斯
旨明年甲子弔影孤跡徑趨白馬蘭曰吾嘗閱華嚴
經第四十五卷三十二品文中云西南方有處名允
明山從晉以來諸菩薩衆於中止住現有菩薩名曰
賢勝卽晉賢也與其眷屬三千人俱而演說法華陽
山人蔣虎臣謂西南者實釋尊說法處非震旦之西
南也孰不知至人方寸無町畦能所上下優劣盡大
千界乃至無有如芥子許非是菩薩捨身命處寓此
示此寓彼示彼卽鍼鋒許亦有東西南北詎以限量
而拘繫者哉爰峯之峭拔形如臥象鼻爪雙飛或謂

兩山相峙形如蛾狀故曰蛾眉又義眉者以其劒鋒
嶮戲肖之也崇禎庚午不佞偕靈筏澹竹初登已序
皆大清甲子重遊古臥雲庵據面對老僧樹背負靚
佛臺左石天門右池半月有行僧法莖者目其形勝
卽膜地封袞誓重建焉然頓悟須同佛多生習氣湫
風停波浪湧理現念猶侵恨願力大而力量小也卽
趺足多方募宰官居士捐俸鼎新請可聞和尚王之
倩一僧董其事於甲子佛自恣日豎立門對瓦屋影
射流沙蒲公所目釋尊所指無二亦無別老僧擘窠
大書去天尺五四字以楣之噫曉霞將昇金烏隊破

蒼巖霧陡晴陡雨舒毫相譙鼓初敲玉兔輦迴兜率
宮滿眼滿耳是聖燈宋承相張無盡觀五色光絕於
巖端明日下山光襲息心所乙丑松齋禪師亦見五
色毫相明日下山光亦隨至七間橋老僧謂佛光等
平周徧法界凡有像者乃神祇護衛之光令人具瞻
如吾人日用中或怒或喜光責天地聰聞遐邇辨
秋毫愚人不曉智乃知焉所以水鳥樹林悉皆念佛
念法涉獵外境而昧中和非仁者所爲凡夫癡鈍昧
此光也若箇力量大人縛須彌爲筆蘸海水爲墨止
光用難繪光體如何是光體聽取下面註腳

續蓮社序

內江范志

大學道人當以參悟爲極則第無始來業緣已深習氣難化念起念滅未易剪除故壽禪師著宗鏡錄百卷深入理奧而曾以念佛爲事此淨土脩持三根普被是出世之捷徑也余在南轡已存心向往與山中諸上人約爲蓮社計久矣今登我頂而殿宇頽廢佛事寥落大不稱願王勝地而聞達大師乃欲續舉淨土社事乞余一言引之余甚喜其發心茅事以昔遷緣可義起今當爲學人酌行之夫入道必須資糧今入約社者凡社中所費或多或少小油鹽米豆盡一歲

止次歲照約入社中人去來增減各從其便但使山中佛號不斷卽是蓮池淨業長存而其地則因寒暑之定夏在峯頂餘時則在山下堂中而六峯之課達觀老人改爲四峯蓋欲休暇身心以益精進此皆規之可從者故併及之

住山說

范文先

經世出世其事兩不相謀而古之人常兼而行之如張子房李鄴侯經世又復出世陸法和姚廣孝出世復經世余恆慕其爲人而才不及古人竊有志焉

三 曹尚書郎遂乞身歸蜀得聞達大師欲結

茅勝峯之下作終老計而寇亂我蜀大義乃迫奮勇
以起哀集義旅以逐逆徒蓋不惟草茅俱憤卽山中
諸僧亦爭執金剛杵以抗賊聞公亦周旋其間常以
慧眼觀其勢而使我大衆三年以來事得少息公有
歇心焉復合向嚙巖之下結跏趺坐畢此僧臘爲余
道其事然咎日之余可同公而今余則未能也公且
往先於孤峯絕頂處以一莖草始其事而其傍畱一
蒲團地以待道人錦江公所爲見天大將軍而爲說
法者公可以意語之經出世皆男子事三世諸佛不
過一血性男子錦江公當亦有所然者矣

佛光辯

何式恒

嘗聞佛教圖通掃去色空諸相又聞佛教廣大皆現
百千萬億化身蓋有相無相之間久欲致辯焉而未
果所願余癸亥初夏偕山陰孟蘊士登峩峩峯禮普賢
願王凌晨旭日初升羣翳盡斂蒙眛凡屋及塞外曠
經雪嶺諸山無不而目俱現至午餘咒羅雲布忽成
銀色世界少頃佛光從巖下漸起紺綵奪目不可治
視仰首半空突有五色祥光數道隱現菩薩法相
頂禮畢益信化身之說不虛矣夫世疑峩峩洞壑
色反射空有異光復疑山中多晶石映日

離而大此皆臆說不可以存余昔述所見以著辯俾
後之遊我者知菩薩以無相爲圓通之果而有相未
始不爲廣大之因也然則有相無相之問殆不可思
議云

佛燈辯

余客西蜀峩峩咫尺而未得措足者三載每遇遊我
者輒津津問之若佛燈一事或云是古木葉也或云
是千歲積雪精瑩凝結也余疑之而未敢遽信今於
孟夏之望七觀佛光後益欲諦審於佛燈矣夫諸佛
菩薩以至道度世不難表光相示衆生何惜晝夜一

炬令大地光明耶爰是曉鐘初息沙彌來報燈現余
急趨頂上乍見一二爰爰處猶然諸說橫據胷中未
幾如千朶蓮花照耀巖前有從林出者有從雲出者
有由遠漸近冉冉而至者殆不可數計始歎耳食之
不如目睹也久矣晉蘇賁公月夜泛舟探石鍾之勝
因作石鐘山記有言事不經身歷卽言之未必得其
真得其真矣而夫必盡其詳蓋笑李渤之陋而歎酈
元之簡也余不做何能紀佛燈然親見種種如是又
何敢不以數言附於義志之末令後人益嗤後人也
東君山志卷之十終

義峯山志卷之十一

藝文塔銘

別峯禪師塔銘

宋陸游

南山自長安秦中西南馳爲嶓爲岷東行紆餘起伏
歷蠻彝中跨軼且千里然後秀偉特起爲三峯摩星
辰蓄雲雨龍蟠鳳翥是名義峯山通義健爲二郡實
在其下人鍾其氣爲秀民傑士出而仕者固多以功
業文章擅古今至於厭薄紛華捐棄衣冠木石澗飲
自放於塵垢聲利之外而不幸爲人知不能遂其隱
操亦卒至於光顯榮耀者如別峯禪師是也師名寶

應字恆寂生惟龍游李氏子世居義省之麓少而奇
警日誦千言然不喜在家乃從德山院清遠道人得
度成童曾已博通六經及百家之說至是復從華嚴
起信諸名師窮源探蹟不高出同學不止論說雲興
泉湧衆請主講席謝不可圓悟克勤禪師有嗣法上
晉安民號密印禪師說法於中峯道場乃挈一笠往
從之一日密印舉僧問巖頭起滅不停曾如何巖頭
叱曰是誰起滅師豁然大悟自是室中鋒不可觸密
印恨相得之勉會圓悟自南歸成都昭覺乃遣師往
省因隨衆入室圓悟舉從上諸聖旨何法接人師舉

起拳圓悟曰此是老僧用者訛爲從上諸聖用者師
卽揮拳圓悟亦舉拳相交大笑而罷圓悟歎異曰是
子他日必類我師畱昭覺三年密印猶在中峯以堂
中第一座致師師辭密印大怒曰我以法得人人不
我傳尚何以說法爲欲棄衆去衆惶恐亟趨昭覺羅
拜致懇圓悟亦助之請始行道望日隆學者爭歸之
雖悟印二師不能拚也久之南遊見瀉山佛性泰福
巖月庵果竦山草堂清皆目擊而契或以第一座畱
之師潛遯以免最後至徑山見大慧杲大慧問曰上
座從何處來師曰西川來大慧曰未出劒門關與汝

三十棒了也師曰不合起動和尚昔徑山衆千七百
雖耆宿名衲以得棲笠地爲幸顧爲師獨掃一室堂
中皆驚大慧南遷師亦西歸焉始住臨邛鳳凰山舉
香嗣密印歷住廣漢崇慶武信東禪成都龍華眉山
中巖復還成都住正法道旣盛行士大夫亦喜從之
遊築都不會庵松竹幽邃矚日名勝畢集聞師一言
皆自謂意稍稍或問闕輒相語曰吾輩鄙吝萌矣其
道德服人如此俄復下硤抵金陵徙京口金山金山
自兵亂後雖屢葺莫能成至是始復大興潭師張公
孝祥延以大滙山師與張公雅故念未有以卻而京

口之人自郡守以降力爭之卒返潭使魏惠憲王牧
四明虛雪竇來請師度不可辭乃入東凡住四年樂
其山林有終老之意而名益重被敕住徑山淳熙七
年五月也七月至行在所壽皇召入禁中以老病足
蹇賜肩輿於東華門內賜食於觀堂引對於選德殿
特賜坐勞問良渥師因舉古宿云透得見聞覺知受
用見聞覺知不墮見聞覺知上悅曰此誰語師曰祖
師皆如此提唱亦非別人語上爲微笑昔秋暑方熾
師再欲起上再畱使畢其說乃退後十餘日又命開
堂於靈隱山中十年二月上製圓覺經注遣使馳賜

且命作序師老益厭住持事門人相與築庵於山北
今上在東宮書別峯二大字榜之紹熙元年冬十一
月忽往見住山智策告別策問行日師曰水到渠成
歸取幅紙大書曰十二月七日夜雞鳴皆如期而化
奉蛻質返寺之法當留七日顏色精明鬚髮皆長頂
溫如沃湯是月十四日葬於別峯之西岡壽八十有
二臘六十有四得法弟子梵牟宗性道奇智周慧海
宗燦等得度弟子智穆慧宗等百四十有七人有慧
紳者山陰陸氏子當以陰得官辭之從師祝髮上爲
敕有司定謚曰慈辯且名其塔曰智光說法數十年

所至門人集爲語錄三年三月法孫宗愿走山陰鏡湖屬游銘師之塔游與師交最久嘗相約還蜀結茅青衣喚魚潭上今雖老病義不可辭銘曰圓悟再傳是爲別峯坐十道場心法之宗淵識雄辯震驚一世矯乎人中龍也海口電目髦期稱道卓乎澗壑松也叩而能應應已能默渾乎金鐘大鏞也師之出世如日在空升於暘谷不爲生隱於晦藏其可以爲終乎

通天大師塔銘

明東吳王在公

大師諱明徹號通天乃陝西同州潘氏子父諱申母鄭氏母夢日從懷中出遂有娠以語申申曰日乃照

明之意若生子定不凡也氏曰若生子送之出家後
果生師師少時穎悟不禱言好禮佛家貧師見僧必
欲布施施得一錢以爲喜年十四一日語母曰慈母
愛我何不愛自母曰自何可愛師曰曾許子出家今
正是皆子恐母成妄語耳母領之父亦無難色遂送
至五臺九龍禪禮翠峯和尚爲師薙髮秉律笑語不
苟識者已知爲法羅也師以十事律身一誓願悟
道二誓固淨戒三誓不攀緣四誓目不視美好五誓
滴水同餉六誓脅不著席七誓不慢後學八誓不畜
餘物九誓脩淨土十誓老不改行師之十事終身無

遺師一日告翠峯和尚曰阿練若處飯僧可乎峯曰
可師曰願克此役卽於金訶嶺接待雲水不憚勞瘁
入京都跪門化糧供衆一日見僧從鎮州來有饑色
師問曰鎮州皆儉乎僧曰然師遂以金訶嶺接待屬
知事者辭大衆束裝復至地名黃蘗聚糧飯僧久之
忽思行以集福非慧因也一日隻杖單瓢遍歷諸方
叅詢知識殆十餘年聞神仙山有鐵山和尚特往叅
之山曰子何之曰行腳山曰何不息腳師曰常行常
息山肯之遂授以衣法囑曰此正法眼藏自臨濟至
我歷二十五代授受相資如燈續燄子今得之宜韜

先匿迹保養聖胎直得天龍推挽方可出也翌日師
拜辭入終南山誅茆以居不蔽風雨食青松三載乃
住南嶽賣柴供衆禮五祖上雲南雞足山大理府有
士夫眷屬叅師師不介意不下單士夫怒遂白於郡
目爲妖僧將置之法適有中丞唐公正睡夢一老僧
項帶鐵索謂公曰可釋我公覺而偵之師正被窘卽
言於郡釋之畱住建叢林師以因緣不在彼卽行後
往小西天行至躑躅關山中積雪不開寒極落一足
指復往汾地髮長不剪面垢不洗和尃混俗或爲乞
或作頭陀於樹下或臥幽壑溪林或坐巖

最古洞數十年間了卻大事是謂懸巖撒手噉月吟
風無欲無依得法自在隆慶戊辰從滇南出登禮賢
賢大士默祝曰若與此山有緣晝日攝光夜現聖燈
是日二事皆果師遂歷閱巖巒至千佛頂前卜隙地
栖焉弔影孤單晏坐終日老熊作伴煙霧爲鄰萬曆
癸酉就天門石下構一海會禪林以安衆師持水齋
十年色力愈壯一日夜遊光相寺見聖燈飛熒者種
種變幻復遊雷洞坪之巖下路難措足懸藤而下過
二宿帶一法孫幼有懼意師曰此道非險汝不脩行
三途之路實爲懼也師臨返以瘦瓢三衣懸之巖下

爲記半月後石崩如雷衣瓢復至師所事甚異師匿而不傳然是後道日增新等心利物海內英賢叅叩不絕有內貴王公慈舟蒼明隱公等同謁師執弟子禮披緇祝髮皆蒙法印二公回燕都聞於官禁萬曆丁亥賜紫衣袈裟及龍藏一部復遣太監本張公持送帑金經閣以鐵爲瓦敕賜額曰護國草庵寺爲今之名卽初時安衆地也梵剎片入草庵寺之外有大師慈聖庵回龍庵蓮花庵十方院太子坪法慧菴師之餘蔭也皆無窮師葺之常聚禪侶千百餘法道大盛五竺梵僧聞風踵至辛卯歲成都元

早當道以肩輿迎師師甫及界雷雲大作霖雨如瀉
師曰置我雨中待雨充足而返耳衆慙之昇師回師
至山中築壇說戒自成戒衣五百副隨成隨授不憚
勞苦侍者曰師過勞矣師曰世尊尚不舍穿鍼之工
我何人斯而敢言勞耶一生無妄語蓋其生而性成
不假誓願而然七十六年如一日法臘六十二於萬
曆辛丑年十一月初二日示微疾呼法衆悉集謂曰
我有十事律已終身無改當此末法汝等依行二三
卽吾徒也說偈云七十六年幻化身東西南北苦勞
生今朝惹得虛空笑大地原來不是塵擲筆而逝弟

子以龕貯之聞於內特遣中貴雲骨公齎金五百緡
脩建骨塔三年後啟龕視之師容如常外加以漆不
掩龕塔於圓覺菴左匾曰證涅槃門昔常放光云銘
曰溪山大澤寔產龍蛇當其未奮如井底蛙師之生
也天植其性師之來也大事以竟慧刃當權愚癡絕
命匿跡豁先弗求弗競肯節既至盛德已彰聲動慈
宮恩寵異常帑金不惜莊嚴特勝接物利生人天恭
敬世緣既讎素志已償幻泡一擲如棄敝囊噉噉末
世尚有典刑師其寂矣能不懷欽我聞法身無來無
去遠矣禪龕千秋永賁

別傳禪師塔銘

陳以勤

大學士

余幼聞別傳禪師聲蹟訇然爲蜀人士所歸仰今年秋遊大義自白水登絕頂覩樓殿象設崇雄綸爛多師所經營歸而問道左宿草之塋師舍利藏焉爲停輿瞻歎久之已而僧維袞維靜持軸請曰此禪師功行之略幸憐而賜之一言以詔法胤余旣早慕師師滅度且三載石塔之文闕如有待而余遊適與會似與師有少緣因不辭而銘之禪師諱慧宗字別傳姓汪氏湖廣德安府雲夢縣人祖贊父崇義世嗜善不倦師生而至性凝簡不墮世相見者識爲龍象器七

歲投白鶴寺僧通徹鬚度正德戊寅入蜀蒞江縣海
印石門永壽寺從師宗實具戒嘉靖甲午遊峩峩覩
普賢瑞像圓明殊勝因敬生悟更從僧宗寶學究竟
法印契由來密旨蓋師所叅叩而宗實爲之印正云
峩頂舊正鐵瓦殿一歲久浸圯登遊回向之徒無所
棲定師惻然曰此震旦第一奇勝覺場忍令實墜乎
丁酉八月初於大士像前發信願殺荷擔法門爲任
乙巳歲於雙飛橋飯僧結十方淨緣自是減衣鳩食
銖積寸累以圖興葺會刑部徐君謙至檄師募化遠
邇乃克集事遂飾新舊宇創建新殿瓦以銅者一前

爲板殿七後爲板屋五環以廊廡鑄普賢銅像一銅
佛六十五咸奉我頂又於白水建伽藍殿一鑄銅佛
大像三費數千金先後鑄銅鐘三一置白水永壽一
置老寶樓樓鐘最巨重以斤計二萬五千丙寅鑄闢
雙飛橋路闊一丈長二里許隆慶丁卯植松柏杉楠
十萬八千株蔭覆巖岫蓋師安住我者且四十年
諸所崇飾洞天名藍之勝願力慧利不可思議矣已
已始出山遊京師法譽彌振內給賜金萬歲牌一座
泊旛幢法物華嚴經二十四部萬曆甲戌渡海禮觀
音大士雲氣中湧出金蓮白衣冉冉現同航者五

十人獨師及成都僧翠峯見之師鑄三石像巖端以
報慈貺曾於松江建大法會戊寅遊五臺駐錫老焉
後至京師竟入五臺己卯冬十二月五日無疾示化
朝廷遣內璫張通劉礪監視茶毘弟子鎮滄負骨還
我以辛巳夏瘞今坐在四會亭下世壽八十一僧夏
七十五云師平居獨持戒律不喜作頌贊歌曲嘗曰
吾宗本無言說三藏法寶尚係糟粕夏饒舌何益告
寂三日前忽云吾將西歸藻後夏衣結跏澄息誦佛
號不輟至期陞座召諸弟子曰吾素不留文字今不
能無言因唱偈曰生本無所生死亦何所有這具臭

之變今朝成腐朽師目瞑諸弟子鳴鐘而泣鐘止
開續唱曰一聲吼破太虛空爍爍禪光橫大有恬然
而逝於戲當此剎那頃前後際斷妙機瞥發不覓津
航直登覺岸其視三界空華如煙消冰釋了無罣礙
豈膠著教相者可同年語耶或疑叢林古德蒲團枯
坐墮體剝心棒喝縱橫吻乾舌敝尚隔真乘渺無階
漸師於此等若不屑億建勅莊嚴如救頭然何其大
事了脫自在乃爾余意師體內融證入親切懸解密
詣誰得而窺之又或夙根種智蚤得玳珠特乘願輪
而來了菩提未盡緣耳且大夫乘法門理事不二卽

境融心則大地山河通達無礙以心涉渡觀空息想
亦屬塵勞則願心內弘莊嚴外度以無爲之正覺顯
妙有之機用豈可猥云有漏之因少之今世衲子持
鉢東西豎拂闍道人增疑慢師所至王公大人下及
四衆洗心傾轡投施山積無量淨業隻手支撐塵沙
之役咄嗟立辦斯其福慧機神感通人天誠有不可
以意想測者師之種樹栽山也內江趙文肅公贈之
輶轡衣其航南海觀音大士示現雲間陸宗伯爲作
偈言二公近世名卿精詣內典者契許若此可以觀
矣正滄師上首龍歸骨數千里外我靜又滄高第

拳拳於譔德耀後威可謂錚錚者已銘曰

巍巍勝峯山

東旦名第一

慧日現光明

普照大千界

師來瞻禮初

頓生敬信心

誓告大士前

願廣人天福

鑄作黃金相

百寶騰祥光

鎔範一鼓銅

洪鍾懸萬石

崇新大道場

丹牖一何須

儼如兜率天

剡巖成砥道

萬樹旃檀蔭

寂師乘願輪

來畢淨土緣

弘此大方便

妙力無邊際

所以彈指頃

莊嚴具足備

我聞真圓體

一切空萬幻

空有亦皆捐

況乃世間相

問師何以然 法無有二故 假相以明空
心境了無礙 有爲則有漏 無著卽上果
師傳佛心印 不涉有情見 行遊與坐臥
無非真實諦 居不閱竺典 頌讚未嘗作
不出廣長舌 棒喝呈伎倆 或疑所脩爲
行高而解少 問師何以然 言語徑斷故
達磨自鹵來 直指心體妙 一法無亦無
何用三藏教 師秉正法幢 我峯顯慈蹟
緣訖五臺山 先期自知化 雙趺坐說偈
文字豈不詣 不落蹄筌故 忍發師子吼

去住本無心

瞥爾法自露

靈骨歸名區

舍利晶光浮

我讚師功德

鐫之無縫塔

我月有缺圓

我雪萬古在

師名皎如雪

法同圓月輪

性則超太虛

不起亦不滅

萬曆十年壬午十一月望日

無瑕禪師塔銘

邊維垣

無瑕禪師名廣玉資縣人也生而沉靜古朴年三十餘遇異人遂別家至大足縣寶頂寺祝髮受戒戒師問曰僧在甚處來玉曰師在甚處問師曰慧燈高照起看玉曰威音飛進鐵圍城洞遊踏破無生地師笑

日原是大手玉去遊義耆山九老洞中見白老師師
曰誰也毛頭將禪杖過來我打玉曰雖在亦非在真
人超天外這杖打空中在自辱四大師曰如是如是
玉又至瑩華山依慧堂禪師大悟宗旨一日與大衆
登絕頂望見天彭九峯之勝自負熟麪三斤徑詣九
峯棲息聖燈巖洞中趺坐四旬採南星苗食之夜常
有一老熊驚跳巖前玉方攝念熊不敢近頃之一虎
至咆哮躑躅玉定寂如故虎移肯遁去由是名振四
遠沙門從方外來者咸頂禮師事檀越爲之剏寺名
曰雷音數百里內向風虔拜不問老幼賢愚有病者

手爲肘摩或取頂帽敝繻丸之令服無不立効
曆癸未十二月朔自言十二日當化去其徒泣留之
弗果至甲申二月望日又曰三月初一是吾涅槃期
矣遠近聞者登山爭覩且與其徒苦留之乃以初七
日之晨沐浴剃髮趺坐道偈云反身登臺化樂天隻
手單拳不用船百萬人天獅子吼空中還有不二禪
及昧爽卽雷電風雨大作山谷震動若崩端坐而化
至今容體儼然若生髮亦漸長如未剃皆四方來觀
者無不驚異三青霞外史邊維垣曰余聞之先師云
朝聞道夕死可矣夫死生亦大矣而以繫於旦夕之

間故冥然而生匪生也全歸而外匪外也士號稱仲尼之徒者類能力排佛老而昧三戒之旨叛五常之懿寄蝸牛於蘧廬蘧廬蟪蛄於蚊睫者何限以今觀於玉公其視生外旦暮若過客之在逆旅行止去留一任其便蓋飄飄然大虛之風雲也是或一道也與哉

無窮大師塔銘

東吳王在公

古語云人有大患爲吾有身是六十二見之根蒂入萬四千塵勞之窟宅世間無有一人不受其沉錮者智者觀之如同幻泡無礙菩薩曰見身實相者不起見身及見滅身身與滅身無二無分別於其中不礙

不懼者是爲入不二法門。嚶嚶白衣無論既號爲釋子。乃不知實相不識因果。往往著此不淨之軀。破戒造業。無所不至。況求其能行道乎。末世中忘身爲法者。得一人焉。無窮師是也。師爲重慶銅梁縣田氏子。諱真法。無窮其號也。於萬曆癸酉。忽悟人世無常。頓棄妻子。徑至大義山。禮通天和尚。祝髮受具。繼禮五臺然三指。回山日。倍增精進。絕人我忘形骸。或汲水以代勞。或肩糧以供衆。後爲侍者。持巾瓶數年。一日長跪於和尚前。請開示。和尚曰。若問脩行事也。奇特也。平常制心一處。無事不辦。師點頭禮謝。卽向齋廚。

作務運柴執爨不憚勞苦衆食畢乃食僅糠粃而已
一日損一礎遂不辭而下山至嘉州浴門募化得碗
三千而還普覺佛前發弘誓身心俱竦觀者歎容乃
然身燈四十八炷用表四十八願法華經中藥王焚
身燒臂智者大師誦至是云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
如來卽獲旋陀羅尼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復往九
老洞住年餘除持鉢外趺坐不發一語心若灰形
如槁木恬然不爲意又詣荆南栖一禪寺每日持
華嚴三品以爲長課師不善書發心出血請僧書華
嚴經一部以報四恩書畢曰未也又出血復書一部

見者無不嘖指有廣元王捐金造謄金大士三尊奉
師供養師復於楚蜀二地募造大悲千手觀音像一
尊法身高三丈餘載至峩峩值李令公以像覓峩乃
卜東關隙地置像作鎮焉萬曆辛卯同孫性寬至北
都奏請慈宮出帑金若干兩敕建大佛寺及大悲正
殿前三門進五層巨棟雕梁爲宇內壯觀後建藏經
閣以貯大藏及水陸聖像一堂規模嚴飾又於萬年
寺側創建慈聖菴一所樓高五級接待雲水以作先
相寺之化城也前後欽賜五大典一十二部百吉幡
二幢聖母親持華嚴經一部法華經一部皆宮錦裝

成非人間所有有梵僧持金書貝葉經一函非中華
物也後聖母復齋金若干兩置庄田百畝以克兩常
住飯僧費皆重師貳復賜師紫衣師於癸卯年進北
都謝恩住京師之延壽寺示寂焉世壽六十七歲法
臘五十一皆朝廷差內使姜公蘇公發送靈骨回山
瘞於鉢盂山之麓今法子森然二刹規繩秋毫無改
皆師忘身爲法制心一處之明效也銘曰

大道玄同 孰知其然 一相無相 乃法之源
處世百年 猶若閃電 止因顛倒 妄著身見
師念最重 無過度生 何以表願 然此肉燬

肌膚焦灼 觀者爲恫 師顏不動 如燒虛空
四恩未報 日夜籌量 惟憑法力 庶可酬償
兩書華嚴 刺血爲墨 六相十玪 總在一畫
圓融行布 剖破疑團 重重法界 現一毫端
有爲無爲 原無分別 入此法門 紅爐煅雪
造像建刹 寵賁煌煌 承前啓後 法道以昌
報緣既盡 怡然示寂 遺範若斯 山川增色
萬曆己未冬日

貫之和尚塔銘

宋肄樟

從上古德載傳燈者多人剝散聖者亦不乏蓋其辦

一片實心實行自然上契諸佛鼻孔固不在源流拂
子討活計也峩山爲大行菩薩道場非實行不能住
卽勉住亦不能著行蹟彰聲施惟以行承行契菩薩
心其人始傳通天大德而後再見貫之和尚焉師之
法嗣曰可聞得法於昭覺丈老人受付囑以師行由
屬予爲塔銘余雖未獲覩師道貌而耳食其名已久
重以可聞禪師命烏敢辭謹按師生於上川南健爲
邑父姓王諱清母王氏師甫離襁褓穎慧過人年十
二遭父喪雖日讀儒書而厭塵勞爲苦海每聽僧說
法怡然自得出所有以供養之三次白母願出家脩

大乘法報雙親恩母聽之遂送嘉州金碧菴禮三濟和尚剃染名以性一字以貫之自後窮研內典遇十方雲水之衲慙勤恭敬虛心請益聞一妙諦如獲至寶其勇猛精進如此年三十值三濟師圓寂師於辛巳歲就夙明法師受沙彌戒甲申蜀亂隱於銅河獅子山結茅以居接待禪客堅脩淨業師逆知大兵之後必有凶年躬率屬衆墾耕積食逮丙戌丁亥果薦饑饉斗米值金三十市竟乏糴轉溝壑者無限師盡出所貯飯諸方大衆全活甚夥毫無德色其先見而能博濟如此戊子歲詣嘉城請澄江和尚受具戒庚

寅歲因戕山諸刹兵燹之餘香火荒涼虎狼窟穴行人絕跡食窘僧饑師以爲憂竭囊糴米運供戕山之僧僧咸德之因而四戕山印宗瞿如二禪師謀於通山耆宿以伏虎名勝久廢請師開建師謙讓未遑敦懇乃諾辛卯之春命衆誅茅甫至橋邊白額遂傷一人師乃親率僧俗以往闢艸萊覓舊址殿基傍有臥虎齶出搖尾而去不敢爲害其道德足感異類如此自是結茅山麓爲虎溪精舍殫心盡力接待諸方歷十餘載凡登戕宰官莫不高其願力勸脩伏虎叢林始興工結構歷廿餘載乃就創建前後左右殿堂樓

閱其百十餘間巍然煥然爲我有一大觀禪朝山
遊旅賓至如歸矣蓋師之踐履純熟用心堅固以利
他爲志以濟物爲懷不惜身命成此因緣故不須說
法而無處非法不必安禪而無時不禪也康熙辛酉
三月廿八日示微恙四月初三日子刻命諸職事及
大衆課誦畢請入方丈序剡索紙筆書偈云年經七
十六自愧無長處弘誓淡如海道心高似佛生生任
我行世世人天路萬物常圍繞那些隨分足令衆齊
念大悲名號百餘聲擲筆端坐而逝濃屬昇至影堂
供養旬日顏色如生異香滿室茶毘之日白氣沖霄

塔靈骨於寺右五里許名紅珠山與大巖同不朽云
銘曰

乘悲願來	原爲斯人	七十六載	勞形苦身
濟他利物	廣結淨因	不打口鼓	念念發真
心奉塵刹	以報佛恩	果然伏虎	搖尾吟呻
說偈端逝	無減無增	紅珠山下	白毫日新

可聞源禪師增

賜進士第吏部觀政夾江遁廬王廷詔撰

登峰者必造其極而不能御風以行探幽者必窮其
奇而未必一蹴可至證道有所從入高遠有所自始
其理一也峩峩者爲曾賢道場銀色世界清標震旦鶉
首井絡輝耀南宗天下之翹慕名山者莫不摩頂踵
息妄緣間關險阻思一登覽其勝而不可卽至何幸
於疊嶂層巒之下憇息有階緲杳空冥之中得蒙指
示伏虎禪林實始基之旦任錫其中者非具大智慧
因不能導引羣迷解塵網而開覺路也虎溪靜衲代

有名耆至紹衍宗乘指南衲子者則惟可聞大師其人焉師金陵太平當塗趙氏子父欽母王氏世篤清修屢兆祥符將誕之夕母夢白蓮花放以語欽欽曰蓮花淨潔不被污淤泥若生子定不凡果生師賀者聽啼而知爲英物髫齡天姿穎異善根夙具一日白椿萱出家領之辛巳歲迄青山禮慶齋祝髮披緇癸未秋因護送曾賢大士香像我山供俸齋衆禮畢甲申春慶師甫事言旋值世運滄桑兵火流離惟有遙望青山而嘆道阻耳寓嘉陽金壁庵未幾而慶師圓寂塔師禮備見是庵近市朱紫混淆難久居住因知

貫之和尙住洪椿閱三車涵養純粹願輪淡廣通山
耆舊以 大清定鼎全川蕩平伏虎爲登峰嘗創久
委榛莽請大師開建接待遐邇緇素但奈規模弘敞
幅幘遼闊籌量至下欲得擔荷煩劇相與有成而難
其人師切有志願殫心力因禮爲師更名海源號可
聞毅然預勞董監院事尋當年基址漸次開闢朝昏
竭蹶鳩工庀材繼以規矩準繩辛卯歲結茅屋蔽風
雨庚子夏修建紺殿瓊樓璀璨輝煌塑大佛三尊諸
菩薩金像皆莊嚴妙好禪堂齋所僧寮雲水厨庫倉
浴橋亭山門局次有序節年告成又於路旁豎立茶

房待行人饑食渴飲五十年來而工始竣悉賴本省文武護法宰官捐金布施檀那善人共勦盛舉誠哉山叢林之大觀師苦心擔荷之助德也徒寂玩勤修密行見購棟樑之艱難發願寺之前後左右廣栽杉楠栢樹準大乘經一字一株待將來興作之需倏爾樹林陰翳禽鳥和鳴勁節萬竿鳳集飲露矣第獨是山志未修缺然於懷壬子秋幸逢華陽虎臣蔣太史解組來峩隱寺之蘿峰庵與師同梓里有乳水之合因得其旁搜博採纂輯成篇付之剞劂播傳海內師夙志遂矣辛酉歲貫和尚西逝師從治命繼席追

叅昭覺丈雪和尚昭問何處來師云峩耆昭云來時
龍門洞水滿也未師云湛湛地昭云是汝湛湛地龍
門湛湛地師以坐具撼一撼云老老大大作這箇語
話昭畱累月徵詰多番乃書偈付囑曰萬歲池溪係
岸固從來不許人輕掬俄分一滴與願王遍界爲霖
洒甘露弘臨濟正脉慧日法流隨機設教禪衲踵至
客過畱贈師沉厚謹慎達官長者縉紳文學特加禮
重遠近不殊焉嗣於甲子歲走門人與峩赴江淞募
藏經承命向往言行真實人無間言故立談之傾莫
不歡喜成就數月之間刷印梵本大藏五千餘卷並

方冊全藏二口載歸語云佛化有緣人信不虛也續
賴大叅憲傳大叅戎佟捐豎崇樓以貯經櫝
壬申接俗藉來書情詞敦切念及自孩至長雙親撫
育無窮不能忘情於懷南旋故園祭奠考妣先塋焚
香百拜薦冥福幽用報罔極之恩從而禮補恒歷名
勝大暢宗旨仍返虎溪走門弟子明宗赴吳越八載
苦行募裝彌勒大佛阿彌陀佛大悲菩薩護法關聖
繪水陸諸聖像全堂皆信極莊嚴由舟迎歸水不揚
波安穩到寺非大願力焉能如意若斯耶寺有紙錢
街高家堰乾塢鴈子池四處齋僧田畝得供饗食

列護法給示蠲差在案永護常住於不朽矣蓉城北
關有古刹名曰金繩創自五代獻逆焚劫僅存瓦礫
大中丞于公肇建招提爲選佛之場修書遣使請師
卓錫開法辭未應命再使敦請情不容已飛錫進院
氣象一新風幡重展德教愚蒙齒頰皆香禪衲追隨
杖屨仰承益智增慧者摩肩接踵兩更寒暑靜念頓
生倦省會繁華擾擾何異塵勞翻然退院歸老虎溪
寸絲粒粟悉歸常住付囑法孫靈樞承接任持耳提
面命當自着磨方可報 上憲護持佛教德意尤是
見善於繼志述事遂扶杖辭歸意願窮岩遁跡長謝

故人露頂趺坐曠志怡懷然尙未得從心所欲庚辰
中元修孟蘭會初七日命懸水陸聖像午後示微恙
次月初八日生寄死歸時節已至集衆雁堂與義等
正安侍側叮囑身後常住諸事畢盥洗搭衣書偈端坐示
寂偈曰七十年來波波挈挈推倒曾賢喚惺彌勒正
恁麼時天空海闊昇供影堂色笑猶生緇素奔赴者
日有千衆羅列座前焚檀頂禮慟哭填咽建窣堵於
雙峰之陽師生於崇禎辛未世壽七十法臘六十今
二三週法嗣與義照裕以塏銘未修師德無聞請銘
於余與大師道契夙因能知平生爲人光明洞達

弘慈濟世誼不敢辭因援筆而爲之銘銘曰

金陵間氣 篤生奇英 來禮願王 不遠道程

貫翁高足 頡頏經綸 開建伏虎 擔荷營營

五十年來 巋然告成 紺殿凌空 日月倒影

一見昭覺 水滿龍門 以是夙緣 雲集千人

苦心開法 妙舌婆心 直指人性 臨濟上乘

道德彰聞 傾動中丞 金繩酬對 爲世典型

退休逸老 去來分明 唱還鄉曲 彌勒惺惺

解脫真脫 破人疑情 蘆花江上 月皎風清

雙峰之陽 壑堵堅精 舍利斯輝 萬禩垂馨

康熙四十一年十二月佛成道日

刻